



勤奋是开启知识大门的钥匙，思考是理解知识的利器，读书是掌握知识的捷径，练习是巩固知识的方法，讨论是理解知识的妙招，探求是创新知识的途径。



MINGJIAHUA
DUSHU
吕阳◎编

名家话 读书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Q 青少年探索文库
QingShaoNianTanSuoWenKu

名家话读书

吕 阳 编

G-792/21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家话读书 / 吕阳编. — 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10. 10

(青少年探索文库)

ISBN 978 - 7 - 206 - 07065 - 5

I. ①名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读书笔记—世界—青少年读物

IV. ①G792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92089 号

名家话读书

编 者: 吕 阳

责任编辑: 吕霁航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(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: 130022)

印 刷: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 × 970mm 1/16

印 张: 13 字数: 110 千字

标准书号: ISBN 978 - 7 - 206 - 07065 - 5

版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5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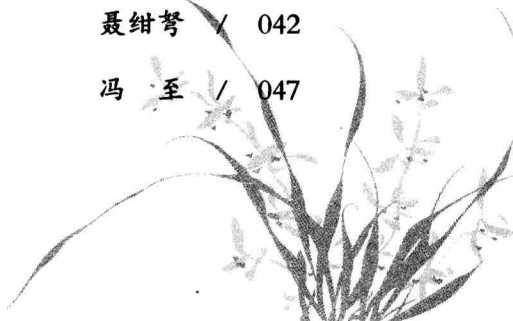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

看书琐记	鲁 迅 / 001
重刊《浮生六记》序	俞平伯 / 003
读《老残游记》	刘绍棠 / 006
谈清人笔记	周黎庵 / 011
夜读抄	曹聚仁 / 017
竹窗随笔	曹聚仁 / 022
读《日知录》	文载道 / 025
读史有感	唐 弢 / 033
读《伊索寓言》	钱钟书 / 036
谈《简·爱》	聂绀弩 / 042
我读《女神》的时候	冯 至 / 047



读书	叶圣陶 / 053
读书的习惯	钱歌川 / 056
读书的经验	谢六逸 / 060
读书的艺术	林语堂 / 062
我的爱读书	施蛰存 / 071
读书	老舍 / 075
重读之书	叶灵凤 / 079
旧书店	叶灵凤 / 081
事事关心	马南邨 / 083
我为什么爱读历史	廖沫沙 / 086
论书生的酸气	朱自清 / 091
《西谛书话》序	叶圣陶 / 101
买旧书	施蛰存 / 104
烧书记	郑振铎 / 107
晒书记	梁实秋 / 113
买书	朱自清 / 116
三家书店	朱自清 / 119
旧书铺	茅盾 / 129
书卷长留伴一生	(法国) 安·莫洛亚 / 134
读书之乐	(法国) 阿兰 / 140



历尽艰辛话买书	(英国) 吉辛 / 146
两种读书法	(英国) 罗斯金 / 152
读书的时光	(英国) 吴尔芙 / 157
论读书	(英国) 奥登 / 163
与书为友	(英国) 斯迈尔斯 / 168
为乐趣而读书	(英国) 毛姆 / 171
书海猎趣	(英国) 纽顿 / 175
书迷鬼	(德国) 伊·卡内蒂 / 181
谈阅读	(日本) 小泉八云 / 184
我为什么喜欢读书	(埃及) 马哈茂德 / 191
知识的必要性	(美国) 勒内·杜博斯 / 196





看书琐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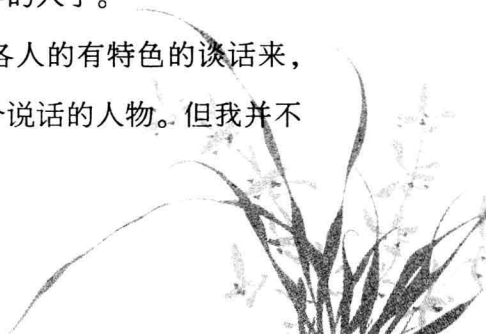
001

鲁迅

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，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，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，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。

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，但《水浒》和《红楼梦》的有些地方，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。其实，这也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，在上海的弄堂里，租一间小房子住着的人，就时时可以体验到。他和周围的住户，是不一定见过面的，但只隔一层薄板壁，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属和客人的谈话，尤其是高声的谈话，都大略可以听到，久而久之，就知道那里有那些人，而且仿佛觉得那些人是怎样的人了。

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，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，我想，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。但我并不



是说，这就成了中国的巴尔扎克。

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，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，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，于是传给读者，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。但读者所推见的人物，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。巴尔扎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，到了高尔基的头里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。不过那性格，言动，一定有些类似，大致不差，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。要不然，文学这东西便没有普遍性了。

文学虽然有普遍性，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。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。譬如我们看《红楼梦》，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，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“黛玉葬花”照相的先入之见，另外想一个。那么，恐怕会想到剪头发，穿印度绸衫，清瘦，寂寞的摩登女郎；或者别的什么模样，我不能断定。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《红楼梦图咏》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，一定是截然两样的，那上面所画的，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。

文学有普遍性，但有界限；也有较为永久的，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。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，我以为是不会懂得“林黛玉型”的；健全而合理的社会中人，也将不能懂得。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，黄巢杀人更有隔膜。一有变化。即非永久，说文学独有仙骨。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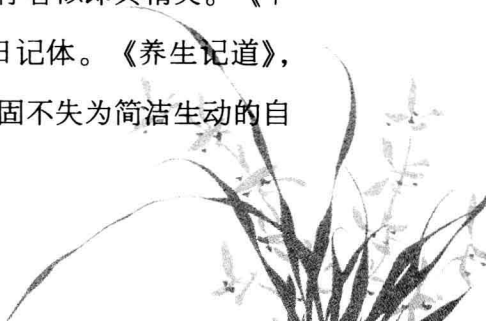
重刊《浮生六记》序



俞平伯

重印《浮生六记》的因缘，容我略说。幼年在苏州，曾读过此书，当时只觉得可爱而已。自移家北去后，不但诵读时的残趣久荡为云烟，即书的名字也难省忆。去秋在上海，与颉刚伯祥两君结邻。偶然读起此书，我始茫茫然若有所领会。颉刚的《雁来红丛报》本，伯祥的《独悟庵丛钞》本，都被我借来了。既有这么一段前因，自然重读时更有滋味。且这书确也有眩人的力，我们想把这喜悦遍及于读者诸君，于是便把它校点重印。

书共六篇。故名“六记”，今只有《闺房记乐》以下四篇。其五六两篇已佚。此书虽不全，而今所存者似即其精英。《中山记历》当是记漫游琉球之事。或系日记体。《养生记道》，恐亦多道家修持妄说。就其存者言之，固不失为简洁生动的自



传文字。

作者沈复字三白，苏州人。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，卒年无考，当在嘉庆十二年以后。可注意的。他是个习幕经商的人，不是什么斯文举子。偶然写几句诗文，也无所存心。上不为名山之业，下不为富贵的敲门砖，意兴所到，便濡毫伸纸，不必妆点，不知避忌。统观全书，无酸语，赘语，道学语，殆以此乎？

004

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，就是“求之不必得，不求可自得”。这个通例。于小品文字的创作尤为显明。我们莫妙于学行云流水，莫妙于学春鸟秋虫，固不是有所为，却也未必就是无所为。这两种说法同伤于武断。古人论文每每标一“机”字，概念的诤表虽病含混，我却赏其谈言微中。陆机《文赋》说，“故徒抚空怀而自惋，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。”这是绝妙的文思描写。我们与一切外物相遇，不可著意，著意则滞；不可绝缘，绝缘则离。记得宋周美成的《玉楼春》里，有两句最好，“人如风后入江云，情似雨余粘地絮”，这种况味正在不离不著之间。文心之妙亦复如是。

即如这书，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像；说它是精心结撰的又何以见得。这总是一半儿做着，一半儿写着的；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，却不见一点斧凿痕。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，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。当此种境界，我们的分析推寻的技巧，原不免有穷时。此记所录所载，妙肖不足奇，奇



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；韶秀不足异，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。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，只见明莹，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；只见精微，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。这所以不和寻常的日记相同，而有重行付印，令其传播得更久更远的价值。

我岂不知这是小玩意儿，不值当做溢美的说法；然而我自信这种说法不至于是溢美。想读这书的，必有能辨别的罢。



读《老残游记》



☐ 刘绍棠

第一次读《老残游记》，是在十几年前头。那时候只觉得它的文字简练，华实相称而已，此外也另无所得。现在过了十多年，秋宵无事，再展开来读，愈觉得作者寄托的遥深，牢骚的美化了。想将读后的感想，来写一点出来。

《老残游记》二十章，题“洪都百炼生”著，实刘鹗之作也，有光绪丙午（一九〇六）之秋于海上所作序；或云本未完，末数回乃其子续作之。刘字铁云，江苏丹徒人，少精算学，能读书，而放旷不守绳墨，后忽自悔，闭户岁余，乃行医于上海，旋又弃而学贾，尽丧其资。光绪十四年河决郑州，鹗以同知投效于吴大澂，治河有功，声誉大起，渐至以知府用。在北京二年，上书请敷铁道；又主张开山西矿，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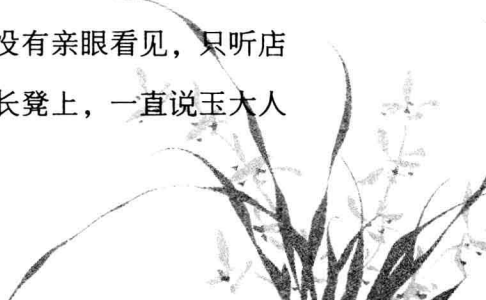


成，世俗交谪，称为“汉奸”。庚子之乱，鹑以贱值购太仓粟于欧人。或云实以振饥困者，全活甚众；后数年，政府即以私售仓粟罪之，流新疆死（约一八五〇——一九一〇，详见罗振玉《五十日梦痕录》）。

（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下卷第二十八篇）

这是著者的略历，征之书中的隐射，一点儿也不会错的。有人说《老残游记》，是浙湖某某所撰，这是附会之谈，可以以书里的俗语来证明。书里的白话，虽则用的大抵是普通官话，然而时有作者所不注意的土白流露出来。譬如称落花生之为“长生果”，以“不可以”“不通行”为“不作兴”之类。写会话的时候，他也时常用地方的方言，来助长 Local colour，譬如山东姑娘二翠的言语和店小二的言语等都是如此。除了这些方言，略有不纯的地方外，他的写长会话的手段实在高明。

我们读过 Joseph Conrad 的小说的人，总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用一个人来陈述小说内容的方法的灵巧的，这一位洪都百炼生，也有这一副手腕。老残的晓得酷吏虐民的事实，都不是他自己看见，大抵是由于他人告诉转述给他的。由平常的人来记述这样长的 Monologue，必要使读者感到厌倦，而由他来一写，将几宗冤虐的案情，由几个店小二的口中说得明明白白，文字又经济，又明晰，这实在是他的不可及的地方。例如曹州知府玉大人的诬良为盗的事实，他老并没有亲眼看见，只听店家的掌柜老董说的。老董坐在店门口的长凳上，一直说玉大人



的如何陷害于家的事情，说了有四五千字，结果他就想出一个伙计来说破老董的喜欢说话：

正要往下说时，只听他伙计王三唤道：“掌柜的，你怎么着了？大家等你挖面做饭吃呢！你老的话布口袋破了口儿，说不完了。”老董听着，就站起，走往后边挖面做饭。……

老残到了马村集，又是一个店里的店伙，对他说曹州知府玉大人如何的害死一个卖布的小贩。这店伙于说完一段长长的话后，就结了几句：

“酒也完了，你老睡罢！明天倘若进城，千万说话小心。俺们这里人人都耽着三分惊险，大意一点儿，站笼就会飞上脖子梗上来的。”于是站起来，桌上摸了半截线香，把灯拨了拨说：“我去拿油壶添添这灯。”老残说：“不用了，各自睡罢！”两人分手。

这一种很自然，很简洁的 NarrativePower，实在可以比得上 JosephConrad，只有过之，不会不及。

他的文章的好，叙述方法的灵活，可以不必讲了。底下我想解剖解剖作者的思想。

洪都百炼生的满肚皮牢骚，都借了老残来发泄，果然不错。就是当时的以清白为名，实在是暗中对虐民媚上的那一种所谓清官的惨无人道，已被他骂得够了。这些都是很好的笔墨，也是很值得我们崇拜的精神。可是有一段讲到了革命。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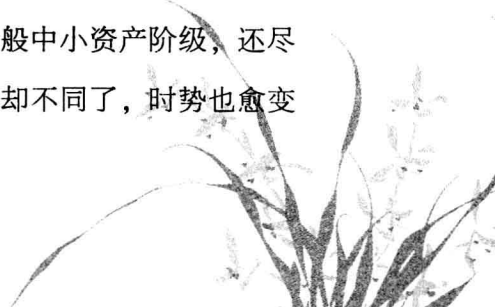


老似乎没有把近代思想了解。当然像他所说的那一种革命家，原是很多，就是现在的南京武汉的许多新政客，也还是他所攻击的那一种“只管自己敛钱，叫别人流血的”英雄豪杰。可是在冒生死的大不韪，实际上在民间的最下层做工作的革命家，他似乎还没有梦想到过，似乎他绝对的不相信在中国的民族里会产生出这一种革命家来的。所以他对于革命的见解，是可以代表现代中国的一般知识阶级的见解。我们且听听他的理想中的人物黄龙子的议论：



“若说那革呢，——这是黄龙子说明北拳南革的一段——革是个皮，即如马革牛革，是从头到脚，无处不包着的。莫说是皮肤小病，要知道浑身溃烂起来，也会致命的。只是发作的慢，若留心医治，也不致于有害大事。惟此革字上应挂象，不可小觑了他，诸位切忌，若揽入了他的党里去，将来也是跟着溃烂，送了性命的。……”

他承认革命的势力是不小，革命的结果是牺牲，可是他竟把那些投机师，无赖子当作革命者看了，所以他切劝大家不要去入革命党。这一宗见解，要说他错，原也是不错的。因为中国人的根性太腐劣了，实在在吃革命饭的人，在假借革命而贪图官位的人，有一大半还不能脱他所说的范畴。并且当时中国的政治，还没有糟到现在那步田地，一般中小资产阶级，还尽可在厝火的积薪之上，安眠贪梦。现在却不同了，时势也愈变



愈糟了，真革命者也出来了。我想假使他是生在目下的中国，那么他的对于革命的见解，总要完全变过。我想若他现在还是不死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去参加革命，因为他的那一种愤世疾邪，渴慕正义的精神，就是现在的革命精神。

所以看一种文学作品，非要设身处地的把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仔细想一想不可。《老残游记》是二三十年前的作品，他所代表的思想，是二三十年前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。我们若以他的以目下的眼光看来，是完全立于反革命的地位的议论，来断定他的作品的毫无价值，毫无时代性，却是过于苛刻的批评，这一层应该为作者原谅的。

总之《老残游记》二十章，将他的反革命的思想除去，以文艺的眼光来看的时候，却可以称得起《儒林外史》的后继者，不过笔力弱一点，没有笼罩全书的伟大的精神，所以不能成为一部大作而已。





谈清人笔记



周黎庵

近几年来因为有几位文人在努力提倡晚明文学的结果，闹成坊间一片晚明世界，例如袁中郎全集的翻印，国学珍本丛书的整批发行，里面大都是明人的东西居多，这种现象当然不能说不好，横竖有珍本之类的书供大家看总是好的。不过照我看来，明人的东西，最大的成就还在于思想的解放，和文字的清丽。至才力之薄弱，和并无雄伟魄力，也一如清初词臣的鄙贬公安，现代革命文人之奚落小品，无可讳言。故晚明文学，我以为“山人”一派。有陈眉公王百穀已是，公安有中郎，竟陵有钟谭亦颇可以，其余枝枝节节的，除却学者们要作系统的研究外。要是给我们门外汉看来，似觉不必。盖思想虽然通达，文章虽然清丽，大家瞎写一阵，究竟写不出什么东西，枉论能“开卷有益，掩卷有味”也。